



■ 子恺夫子返乡图



■ 谢春彦漫像



■ 林风眠先生造像——老画家在“文革”



■ “榕树下”陈村闲看图



■ 《王蒙·鸡研究》插图



■ 《卡夫卡·准新郎与饿狼》插图

我与漫画恩仇录

谢春彦

请勿误解，我这里与武侠小说之爱恨情仇、论刀论剑绝无瓜葛，只是借此题目来说跟漫画这劳什子的因缘际遇。

少时懵懂，在墙上地上随性胡涂，渐成爱好，先大人出身耕读之家，后来扛了枪杆子打鬼子，并无任何艺术基因可以承衍；稍后见了齐白石、叶浅予、丰子恺、林风眠诸公的画遂觉喜欢，亲近起来，那维纳斯娘娘就仿佛长出了一副“漫”的脸。上世纪五十年代中，现在拍卖得大火的国画大师们还在感恩戴德地画着酬金二角五分一把的扇子，而现时被渐渐遗忘的漫画家们却在大行其道，于报与刊上占尽风光。少年的我便效尤起来，依葫芦画瓢地学画漫画投稿，起步便误入“歧途”矣。但回想彼时，在青年报、新民晚报、解放日报上荣获发表，又有并不算微薄的稿费可得，岂不是得了漫画的甜头！这是第一口奶，和齐、叶、丰诸前辈原在一根藤上，一个窝里，其实细想，叶与丰二位先生皆卓然大家，齐翁的画情趣殊胜，与“漫”一节骨子里难解关系也，明白人、明眼人一看当明白，不必在当下作出嫌贫爱富的蠢相，七尺男儿和那些自命坐四望五的“大师”捧同样的饭碗，不能算有出息。

后来，我渐渐地趋向于宣纸上的水墨，又入了丰子恺先生当过首任院长的上海中国画院，报到入门那日，一位半路出家的副院长居然弄来一顶“小丰子恺来了”的高帽子丢过来，我心知肚明，这是在踩你的漫画尾巴，大观园总要分出高下正副来嘛，倒也有些现代版误入白虎堂的况味了，程院长倒是平和。其时张乐平、华君武先后任主编的《漫画世界》还在，我又被怂恿开着专栏，就益被视为异端异类了。我本痴顽，其间还做过《童年小记》和《十年杂忆》、《春彦打油》这样的漫画闲文，我行我素也。君武先生有大智，曾画了我一幅漫像，类似旧时的



■ 漫写叶浅予先生

行乐图，上面的题句，很可见出这种尴尬。想来性格决定命运，我注定是一只三脚猫，与漫画这贫下中农也难脱干系，有一回郑辛遥兄访谈，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我非我，亦非汝眼中之我。人或谓我为国画家，我只按我法写我见；或谓为漫画家，只在索稿时稍一亲之；或谓为理论家，只是手记所感耳。或有非我者，则我不愿入某种国画圈子也，我不能彻底漫之也，我不忍皓首穷经高台宣讲也。若我为蝙蝠，当为生命的独特与自由而快活；洒家本属蛇，帽子算个鸟……

帽子仿佛于现实中颇重要，马克思有经济决定之论，现状是谁拍得贵谁是大爷，漫画在钱上弄不过“油”和“国”了，这是钱在作祟，匕首、投枪不用了，马前卒也无所事事矣。这十来年丰先生的漫画卖得贵了，那些浅眼人便口头上尊崇起来，但于这位美善文人画家的平和高艺仍是陷于三岔口的黑甜乡中，不亦悲夫！有好心的朋友和师长曾劝我不要再沾漫画的边，其意亦善，唯恐影响卖钱的“正业”。其实呢，画种无贵贱，笔下有高低，是处恩仇，有与无有，皆在己身，我不在乎孙大圣那样长了一条漫画的尾巴，况且漫画于我亦有恩情难忘也。

真正意义上的漫画艺跨三界，非凡手可得。

不信，你问问八大、九大，问问梁楷、梁柱，问问石涛、石鲁，还有林风眠、叶浅予，以及依旧鬼才勃勃的湘西凤凰“老刁民”黄永玉和不凡的等等等等……

本月五日我将于刘海粟美术馆举办今年的第三回个展，于仿佛“雅正”的“国画”大锅里，我还是下了一些水墨漫画的料，也表现表现“满纸荒唐言”下却自认“一本正经心”的呆相耳，敬请高明指教指导了……

壬辰十月于沪上浅草画室



■ 老画家唐云先生漫像



■ 为赵丽宏《死之余响》插图



■ 怀郑拾风先生



■ 钱文忠漫像